

《开拍吧》：探索影视行业真人秀新趋向

郑焕钊

近日收官的青年导演创制真人秀《开拍吧》，不仅以其高度模拟仿真的方式，对电影工业流程进行了还原，展现了电影行业创制与播出的全过程；也以其鲜明的印象，让观众直观感受六位青年导演的可喜成长与发展潜能；更产生了包括《刹车》《不说话的爱》《重逢》《歪打正着》《冯海的梦》等在内引发关注和热议的一批电影短片作品。由于影视行业综艺存在短片竞技与长片评价冲突所带来的天然缺陷，使该节目未能成为口碑爆款，但节目立足青年导演创制过程中所面临的自我表达与市场评判的冲突，成为行业观察的独特窗口，并且其立足行业规律、引导行业风气的做法，也为剖析当下行业综艺真人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观察视角。



青年导演创制真人秀《开拍吧》为剖析当下行业综艺真人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观察视角。图为该节目“绿灯会”投资人之一舒琪

节目中从业者的立场和观点的偏激，片面激发观众对影片人的不满情绪，不利于构建良好的行业生态。

与之相比，《开拍吧》在高度模拟电影行业的整体工业流程，还原电影从剧本创作、组建班底、拉取投资到上映播出、市场评判的状况的同时，以短片作品的创制与播映为中心，在呈现“绿灯会”投资人、专业影评人以及观众评价的差别的差异的同时，以更为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与行业生态良性构建的方式，深入讨论了电影短片的商业性与艺术性、自我表达与现实压力之间的冲突与困境。节目取消竞技淘汰的形式，而以获得院线长片拍摄的“梦想席位”为目标，在完成三部电影短片制作的过程中，注重电影短片创制的基本规律，给予青年导演较为符合市场规律的拍片预算，同时在创制的时间和条件上给予更为充分的支持，如从广告导演转型电影导演的彭宥纶的第一部短片因为经验原因未能如期完成，节目组给予彭宥纶继续完成短片拍摄制作的机会。在面对青年导演郝杰选择退赛时，陈凯歌对郝杰乡村题材艺术电影的先锋性及其稀缺性所给予的高度肯定，以及给予的团队和资金的全面支持，显示出节目对行业发展的善意与包容的价值导向。相比于《导演请指教》所引发的话题争议，《开拍吧》引发的网络评论更多针对导演拍摄短片的解读，以及对青年导演的成长与发展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青年导演及其电影作品的关注，也对构建良性的行业风气起到积极作用。

不能为“娱乐”而牺牲“专业”，仅模拟行业生态而忽视对行业风气的引领

尽管《开拍吧》并非尽善尽美，但其意义在于为当下正在兴起的行业真人秀树立了某种可供参考的方向：

一方面，行业综艺真人秀要在充分尊重行业发展规律基础上，进行综艺节目内容及赛制设计，不能为了“娱乐”而牺牲“专业”。专业性是行业真人秀的生命线，符合行业发展的产业规律、尊重文艺创作的生产规律，给予行业从业人员足够的尊重，是行业真人秀专业性的体现。

周深是美声唱法科班出身，演唱华丽的假声男高音有如探囊取物，这个功底在歌曲《浅浅》尾声的歌剧段落、“声入人心”节目中演唱《Time to Say Goodbye》等作品时有过精彩展示；但他之前常用的，是一种通透柔美、突出流行演唱轻声耳语般质感的发声方式。这种气声唱法在放大他纯净音色本身美感的同时，制造出温暖抒情的氛围。周深所做的技术攻关是把两者有机结合，他有意愿去美声唱法的金属光泽（仅在某些情感宣泄的关键时刻释放），将其中强大的气息控制技术移植到注重气声的流行演唱中，为抒情辅助以张力、为轻浅增加厚度。这种自我内在的跨界融合，与他的天赋嗓音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使其演唱工艺日臻完善，成就了隐匿年龄、不分性别、不限音域、模糊唱法的唯美声音，这种声音展现出超现实的色彩，或者换句话说，周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件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几近无懈可击的“乐器”。

抽空的自我身份

歌手讲求声音的“辨识度”。很多时候，这种“辨识度”恰恰是通过声音中的“缺陷”来反映，比如罗大佑的嘶哑、崔健的粗砺、刘欢的鼻音、周杰伦的含混不清……这些不甚完美的声音形象，可以被译为歌手本身不完美的一种具象体现，反而使歌手的人格显得更真实，也让他们传递的情感更可信，这是歌手本真表达的一种途径。这种因不完美而个性十足的声音嵌入到我们的记忆结构中，成为我们打开头脑中关于歌手、歌曲、以及听歌当时身心状态的全息影像的密钥。而周深的发声技术精致细腻，声音难觅瑕疵，再经过现代录音、扩音技术的洗礼，彻底“降噪”，终于打造成一件晶莹剔透、闪闪发光的声音乐器。这件工艺品美得如此纯粹，以至于我们难以找到它在现实中的对应物，无法从经验层面去把握、去解读从而产生更为深刻的审美体验，听者或是只能让美停留在感官、或是跟随这个声音进入超现实的心灵幻觉。

这种几乎无可挑剔，从一方面来看，兼容性极强：声音百搭、便于合作，李克勤、孙楠、毛不易等声线各异的歌手都能与周深擦出火花，而与民声唱法女歌唱家张也、老一辈美声歌唱家杨洪基的对唱，周深也能妥帖契合；同时，这种声音可塑性高，能适应多种题材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看，这种似乎包容一切的声音掩盖了演唱者本身，歌手主体被消解，歌手的自我身份被抽空。周深演唱时的基础音色偏向女性，尽管他并非有意用假嗓子去模仿女声，但由于唱得太过自然，造成的效果令听众很难把歌手与周深这个成年男子联想对接，甚至有些时候无法通过聆听准确识别出唱的人是周深。这与贵州一带侗族的“嘎琵琶”传统演唱有些微妙的共通。侗族男女演唱“嘎琵琶”情歌时，要

现在，有数量不少的当代艺术展，尤其是新媒体艺术展，观众进入展厅，首先不是看到一件件艺术作品，而是感受到一个由作品与空间共同构成的场域。在这样的展览现场，作品和空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彼此依存，互相成就，展览本身才是完整的艺术表现。

事实上，这是创作者利用新媒体和科技艺术等手段，把展览从视觉的欣赏推向一种全息的“沉浸式”体验。在这里，空间不是展览展示的一种功能性背景，它本身是语言，是构成作品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空间得到了拓展，变成了特定的场域，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得到了重塑，艺术作品与展示空间共同构成完整的艺术表现，最终，让展览本身成为整体性的艺术作品。

比如正在宝龙美术馆“RONG·源空间艺术展”上展出的一件作品《迷雾森林》，就是艺术家利用科技手段，运用仿真的手法对整个展览现场进行了一种动态化的场景与氛围的营造。迷雾中的人造自然景观时隐时现，亦真亦幻，像是当今人类境况的一种隐喻。

回顾艺术史，我们会注意到，在极少主义出现之前，艺术创作重视艺术本体的推进，所以艺术发展史基本就是形式与风格的交替史。所有变化都发生在画框之内或者基座之上，画框与基座内在地赋予了艺术品连贯的、独立的本质，但又外在地隔绝了艺术品与周围空间所有的直接关系。到了极少主义，开始对空间进行改造。极少主义常常不单单是一件作品，更多是通过一组作品的陈列营造一种剧场化的空间，让观众置身于空间中来激发观众对艺术的体验，并且削减具体的内容，让内容的少来补充观者想象的多。而后，装置艺术的出现，则让艺术的剧场化更进了一步。今天，艺术创作与展示艺术之间已不再有泾渭分明的区别，艺术家将自己的主权领域从单件作品扩大到整个展览本身。装置艺术对空间的拓展，也让整个空间可以作为一种沉浸式的实验。此时，美术馆从展示空间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场域，观者不再是凝视某一幅作品，而是进入由装置构建的剧场与互动的。

比如2015年，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曾经推出韩子健个展，此展是以剧场化的呈现方式缓缓展开，整个展厅被营造成一个宏大的空间场域。很多观众带着原本对美术馆的预期来到这个展览现场，误以为走错了地方，来到了一个工地现场，于是带着疑惑和震惊穿梭其中。艺术家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场域化的视觉呈现，来激发观众的思想。

事实上，人天生就有从空间中体悟情感的本能，场所的形态使人本能地感知其中的精神层面。人与环境对话和沟通的前提是人空间的感知，而这种感知能力跟人的情感、过往的生命经验、知识结构等紧密相连。

2014年夏天，笔者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猛然撞见徐冰的作品《凤凰》，带给我精神上的震撼与感动至今难忘。大教堂极其庄严和神圣的场域氛围，赋予了两只伤痕累累，却又依然展翅高飞的“凤凰”，以一种凤凰涅槃般的崇高感，同时也构成了作品与空间之间一种特殊的精神张力，由此互相生辉。

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场域承载着一种观念性的空间表达，场域既可以指具体的存在，又可以指代虚无的意象，甚至人的互动行为，都是场域的存在。2021年10月，在临港当代美术馆举行的“液态——2021上海当代艺术展”上，最吸引观众与作品互动的是一位艺术家徐骋创作的新媒体艺术作品《潮汐》。这件作品借助最新现代科技，通过模拟大自然潮涨潮落这种自然景观，让人充分感受液态所具有的形态和特性。观众置身于这样的场景氛围中，通过想象和联想，以为自己真的身临其境，来到了海边。这种

虚拟与真实相结合的美妙体验，让人留恋忘返。此外，场域不仅引发观众的现场感受，更重要的是催生观众的思想。2003年，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在泰特美术馆涡轮大厅展出了现象级作品《气象计划》。这件作品利用单频率黄色灯光，模拟了一个辉煌的诗史级般的日落景观。埃利亚松运用空气加湿机把糖水制成犹如伦敦城中常见的大雾，又用数百个纯黄色的单频灯组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光盘，并把大厅的天花板改造成镜面。展览期间吸引的参观者数量累计达两百万人次，每天都有海量的观众进入泰特美术馆，一睹这壮观的景象。人们被暴露在这样巨大的太阳之下，或敬畏、或伤感、或沉思。埃利亚松以艺术重现自然景观，就是希望引起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由此，可以说，空间的精神含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的质量和能量。

综上所述，当下，艺术的宗旨在于不断激发生新的审美体验。而我们正在面对和接纳一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新的感知和审美体验的观念。从一种严肃的、充满意义的艺术，过渡到关乎气氛、体验和愉悦的艺术；从一种关注意义和信息的艺术，发展为一种关注感官，使观者完全沉浸于整体体验中去的“审感”的美学。所以，倘若你进入一个场域化的展览现场，不妨听从意大利电影大师开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一个建议：“你进入一个空间里面，要先沉浸10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先沉浸十分钟 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

傅军

自唱红《大鱼》之后，周深几乎成了国产ACG的指定歌手。下图为周深《大鱼》专辑封面，右图为电影《侍神令》主题曲《归处》专辑封面



歌手周深进入大众视野有几个标志性“时刻”

赵朴

和当下很多歌手一样，周深发表音乐作品的主要方式也是单曲而非专辑。但他发表单曲的密度之高，其他歌手只能自叹弗如：查阅其作品目录，在2020和2021年都保持了至少30首单曲的年产量，而今年1月就已经发了5首！更令人瞩目的，是这些歌名几乎都以“主题曲”为后缀，出处涵盖了电影、电视剧、游戏、动画、纪录片、庆典、体育赛事等广泛领域。在史诗大剧《人世间》中，周深演唱《光字片》时始终轻柔平缓，宛如冬日暖阳，在“瓦片、炊烟、围巾、发夹”的人间烟火中温暖时代变迁下的普通百姓。

周深既非歌坛耆宿，也不是流量偶像，为何偏偏一股脑地献声代言？如今文化分众、次元壁林立，何以周深能自如游走、四处结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声音”这个“周深现象”的起点，来一探究竟。

精致的发声“工艺”

周深进入大众视野有两个标志性事件：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2016年演唱《大鱼》。在“好声音”节目中，周深以《欢颜》展示了齐豫般缥缈而凄美的嗓音。男声女嗓的演唱方式我们并不陌生，但周深这样顺滑自然、浑然天成，实属罕见。两年后的《大鱼》，周深不仅展示了空灵纯净的声线，歌曲后部那段无词吟唱，他的声音宛若海妖般奇幻魅惑，那瑰丽和穿透力交叠的宛若仿佛来自异度空间。此时周深的演唱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女嗓”“反串”来定义，一种独特的周深式的演唱方式正在形成。

周深式唱腔的形成，以天赋异禀为基础，又有后天用功打磨的加成。变声期对他的嗓子没

有造成太大影响，他既保留了童声的清脆甜美，同时兼具成年人的力量，还可以唱出成年男声的音色，这让他声音造型变化多端，同时在转换声区时没有明显换声点，不受音域限制。他演唱歌曲《达拉崩吧》时，自如驾驭超过三个八度的音域还能一人分饰五角，在男女老幼的音色间自由切换，炫技性令人叹为观止。演唱中，他祭出“花腔女高音”的杀手锏，用高音区的连续跳音作为华彩段，这种美声唱法的技巧就并非天赋可得，而是艰苦训练的结果。

周深是美声唱法科班出身，演唱华丽的假声男高音有如探囊取物，这个功底在歌曲《浅浅》尾声的歌剧段落、“声入人心”节目中演唱《Time to Say Goodbye》等作品时有过精彩展示；但他之前常用的，是一种通透柔美、突出流行演唱轻声耳语般质感的发声方式。这种气声唱法在放大他纯净音色本身美感的同时，制造出温暖抒情的氛围。周深所做的技术攻关是把两者有机结合，他有意愿去美声唱法的金属光泽（仅在某些情感宣泄的关键时刻释放），将其中强大的气息控制技术移植到注重气声的流行演唱中，为抒情辅助以张力、为轻浅增加厚度。

这种自我内在的跨界融合，与他的天赋嗓音进一步发生化学反应，使其演唱工艺日臻完善，成就了隐匿年龄、不分性别、不限音域、模糊唱法的唯美声音，这种声音展现出超现实的色彩，或者换句话说，周深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件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几近无懈可击的“乐器”。

这种几乎无可挑剔，从一方面来看，兼容性极强：声音百搭、便于合作，李克勤、孙楠、毛不易等声线各异的歌手都能与周深擦出火花，而与民声唱法女歌唱家张也、老一辈美声歌唱家杨洪基的对唱，周深也能妥帖契合；同时，这种声音可塑性高，能适应多种题材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看，这种似乎包容一切的声音掩盖了演唱者本身，歌手主体被消解，歌手的自我身份被抽空。周深演唱时的基础音色偏向女性，尽管他并非有意用假嗓子去模仿女声，但由于唱得太过自然，造成的效果令听众很难把歌手与周深这个成年男子联想对接，甚至有些时候无法通过聆听准确识别出唱的人是周深。这与贵州一带侗族的“嘎琵琶”传统演唱有些微妙的共通。侗族男女演唱“嘎琵琶”情歌时，要

无可寄托的过剩情感，或许正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御宅族”生活中的真实写照。唯美的声音制造出极具感染力的意义空间，它与耽于幻想、崇尚唯美的二次元文化共谋，通过征服听觉，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驯化成“唯美主义的耳朵”，进而丢失聆听现实的能力。

所幸的是，作为这种声音集大成者的周深，没有沉溺于虚拟世界的狂欢，他正越来越多地尝试更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家庭情感题材的影视剧，往往着眼于描写城市中的渺小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纠葛，或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起伏，以往，主创人员倾向于为这类作品选取较为浓烈的歌声来助推剧中情感的抒发，而周深的出现，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周深在这类影视作品中主题曲的演唱中，不再是之前梦幻却有些冰冷的“天籁”，而是温暖疗愈的抒情。在《说声你好》（出自《小敏家》）中，他用温柔细腻的歌声把剧集的情感治愈底色进一步晕染；在《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出自《乔家的儿女》）中，他仿佛是在抚慰众生挣扎成长的痛楚之余撒着小拳头轻声说了句“加油”。这些主题歌的主题，无非是把“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句话唱给每个“最渺小最脆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光亮》），周深歌声中释放出的暖意，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下用唯美主义纾解现实压力、疗愈现实伤痛的大众心理需求。而当周深歌声的光华温暖了、照亮了、抚慰了现世的人们，隐于光亮中的周深也得到了升华。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